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二二六六號
 校刊·非賣品
 社址：中國文化學院 編輯室：二三三

發行：人行發
 社長：郭長
 副社長：高長
 編輯：公編
 印刷：刷印
 發行：學活生行
 泰趙雲 寶榮崇 喬郭高 人行發

遽聞總統 蔣公仙逝

華岡師生同聲悲悼

昨天上午創辦入主持追悼會

（本報訊）總統 蔣公仙逝，消息傳出，本校師生都同聲悲悼。

昨天，是春假結束開始上課的第一天，校園裡，一切預定的活動都停止，到處籠罩著沈重的悲痛氣氛。同學們也都收起了笑容。活動中心的幹事們則默默地張貼哀悼的標語。

其中，最為哀傷、悲泣的是與總統蔣公有僚屬之誼的張創辦人。在昨天上午十一時華風堂所舉行的追悼會中，張創辦人對著數千位華岡師生員工，話未出口，卻已泣不成聲。

追悼會場內外水洩不通；有些同學還在配帶黑紗、會場卻已擠不進去。而會場裏前幾排並未擺上椅子，許多榮民則都席地而坐。隨著創辦人的講

述，總統生平事蹟及對華岡人之厚愛，許多榮民、同學與教授們不禁悲從中來，掏起手帕拭擦淚眼。

創辦人在追悼會上告訴華岡師生，總統偉大的精神不死，總統蔣公將是全校師生的精神導師。追悼會在創辦人帶著全校師生朗頌 總統蔣公遺囑聲中結束。

同學們配帶著黑紗默默地走出會場，經過校園，仍在默思 總統遺囑，矢勤矢勇，毋忘毋忽。

大成館設立哀悼追思堂（本報訊）為追

服、進餐前默禱，以示哀悼。

加藤千代教授演講人物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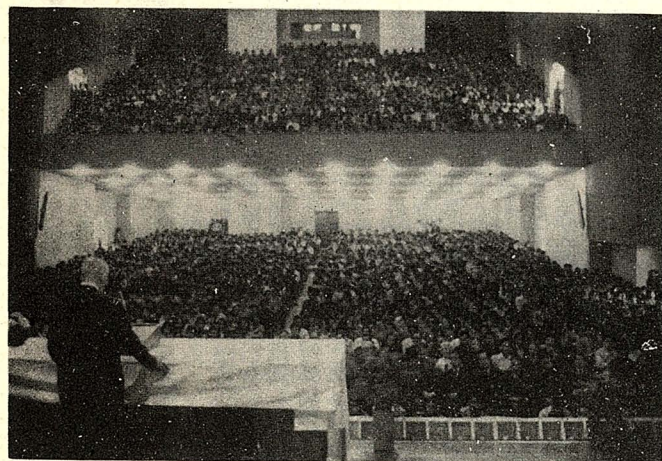
（本報訊）戲劇系國劇組於四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一時十分在中國俗文學授課時間內，邀請日本都立大學加藤千代教授出席座談中國俗文學。會中，她將演講人物傳說的研究，提供太平天國、義和團、捻軍傳說之研究心得，屆時除該課同學外並歡迎外系同學踴躍前往參加聽講。

全體師生請於本星期內，分別前往靈堂向 總統蔣公遺像行禮致哀。並請全體師生於本日內一律穿著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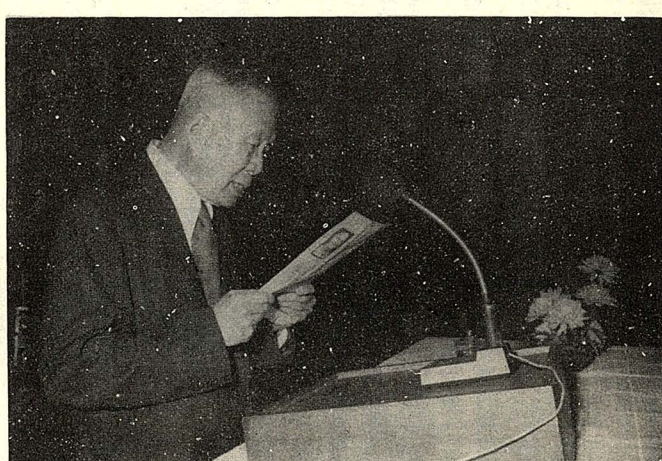
日光節約時間 作息時間不變

（本報訊）日光節約時間於本月一日起開始實施，較原來時間提早一個小時，至今年九月三十日廿四時止。

據教務處表示，為配合政府實施日光節約時間，本校學生作息時間一律不變，均照原作息時間表作息。



會悼追開堂風華在生師體全岡華②



囑遺公蔣 統總故誦朗生師體全導領人辦創①

（攝峰雪姜）

獻公蔣 統總故向員職教導領長院喬⑤ 敬致花

情表世逝公蔣 統總聞學同岡華④ 然漢

統總故述講人辦創聽聆生師體全③ 誼行公蔣



總統 蔣公與華岡的永憶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七日對華岡師生講

張其昀

總統 蔣公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最偉大的人物。美國麥加瑟元帥知道 蔣公最深，當政府遷台初期，時勢艱難，他曾來台訪問，與 蔣公商談大局，予我鼓勵。事後他曾對外交部長沈昌煥先生說道，像印度尼赫魯一流人物，雖然顯赫一時，但在其身後，不會被世人懷念着。惟有 蔣總統之為人與功業，即在數世紀之後，他還將為世界人類所永遠紀念的。大人物才能真正認識大人物，誠哉斯言。

總統不僅是一位大政治家、大軍事家，而且是一位大思想家、大著作家。本人有幸，爲了撰述黨史，曾經拜讀過 總統日記的一部分，有一處，他自己說道，假使有人要我填寫履歷，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將要寫下，我是研究哲學的人。有一次，他從總統府回陽明山，我陪他同車，在車上對我說，我最喜歡的事，就是辦教育，我在住的地方，總想開辦一所學校。他初到台灣，就開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於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開學，該院院址後來遷設木柵，至今已二十五年的歷史了。

現在本人憶念 蔣公與華岡學府的關係，當本校草創之初，總統很高興，他曾指示當年教育部長黃季陸先生，擬定名爲中國文化研究院，本人對黃部長說，在現行大學學制上，尚無研究院的名稱，還是照政大等校成例，用研究所名稱較宜。因此本校開辦時，稱爲中國文化研究所，屬於中國文化學院，分爲十二學門，招收研究生，授予碩士學位。第二年本校大學部才開始招生。

有幾件事，雖不爲世人所知，但是值得回憶的。德國有一位著名軍事學家孟澤爾將軍，總統請其來華講學，聘書是由本校發的，名義是中國文化學院榮譽教授。他幾度來華，都是用這個名義。孟氏研究範圍，除戰略外，特重國際現勢。他的講稿，曾在本校發行的東西文化月刊（即文藝復興的前身）登載過。總統又曾幾度請外國貴賓到中國文化學院來參觀。

總統日理萬機，無暇親自到各公私私立大學去視察，但在民國五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他曾到過本校，逗留頗久，指示甚詳，曷勝榮幸，可稱爲華岡的殊榮。他事先沒有通知，臨時要本人同車來校，無法先通電話，心中至感惶恐。所幸當時本校公共關係系主任安密遜先生極爲盡職，時已中午，仍在校辦公。聞開車聲，立刻到大成館門口迎接，他當過憲兵，立正行了軍禮，總統很高興，問明姓名，要他的名片。總統在大門口看風景，謂此地極宜辦學，應多購附近土地，將來發展之用。

總統曾在大成館內視察各研究所，又參觀圖書館和博物館（當時尚無華岡博物館之名，僅將各種文物佈置於大成、大仁兩館走廊等處。他對圖書館看書的幾位同學說，你們要好好用功。對博物館有值得紀念的三件事。其一，他很欣賞陳紫珊先生所繪的革命史蹟油畫，其中一幅是 國父和 總統合照，他告訴侍衛，要把這幅畫放在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大門裏面，便是現在大家進門都可瞻仰的這一幅畫。第二，他也喜歡曾后希先生捐贈本校很多畫，有一幅是子貢出遊圖，也吩咐侍衛，可移置於中山樓，後來中山樓上接待室所掛的，就是這張畫。其三，他對一位俄裔畫家所繪故宮建築二十幾幅，認爲極有價值，曾囑侍衛向本校全部借去，供暇時參閱之用，後來又全部送還本校陳列。總統又坐電梯到大仁館四樓參觀，那時候在大仁館前面，已經聚集了一部份學生，總統離校時，在掌聲中看莘莘學子列隊歡送，很表欣慰。

總統在陽明山公園與森林公園有新舊官邸兩所，都適與華岡校舍遙遙相對。當森林公園新官邸施工期間，工程師現任本校建築系主任黃寶瑜教授，曾陪本人一遊，從那裏遙望華

岡，真是風光如畫。當然，我們華岡學子，也可從這裏朝夕瞻仰這所 總統之故居。總統對於華岡學府的關注，有二事值得一提。本校研究部第一屆校友周應龍碩士，畢業後即在官邸服務，擔任紀錄，至今已滿十年，仍任秘書職務。總統的孫子孝武君，從德國大學畢業後，進入本校研究部，現在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劉統策博士指導下做研究工作。由於他們兩位都在身邊，總統對本校情形很清楚。

本校創校伊始，總統有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命名，衷心無限感激。故於五十五年十月廿九日，總統八十華誕前夕，結合了中國學術界一部分人士，創立了中華學術院。那年本人曾奉派赴美考察，在華府參觀美國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作爲創制的參考。這一機構，國人有譯爲美國中央研究院，這是錯誤的。該院乃一民間組織，不過受到政府資助和獎勵而已。正確譯名應爲美國國民研究院。譬如美國著名的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通譯爲國民地理雜誌，即其一例。中華學術院也是一個民間組織，與中國文化學院互相合作，爲姊妹機構。內部分爲二十個分科學術協會，聯繫了專家學者，共一千六百位，可稱爲各學會的總會。它附設了很多研究所（不招收研究生）與出版部，以及永久性的國際華學會議秘書處，頒授名譽博士榮銜，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人。美國國民研究院成立至今，已逾一百年，它爲紀念林肯總統而建設的。中華學術院明年舉行十周年紀念，正是 總統 蔣公九十冥壽的前夕。我們深望華岡學府這兩個機構，相輔相成，共謀中國之文藝復興，以報答 總統知遇之隆於萬一。明年是美國建國二百周年紀念，我們統解放黑奴之功績，尤有過之。誠如麥加瑟元帥所云，數世紀以後，中華民國的 蔣總統仍將爲世界人類所永遠紀念的。

今年正是 國父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國父在北平逝世，元首遽殞，全民震悼。當年中外有識之士，都認爲中國國民黨經 孫總理畢生長期培育，又經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黨的改組以後，同志愈益團結，幹部愈益堅強，革命鬥志愈益發揚，一個新的民族業經誕生，果然在 蔣公領導之下，迅即完成北伐，全國統一，贏得了空前的勝利與成功。今日中華民國的形勢，正是如此，總統畢生爲建國建軍建黨而盡瘁，音容雖往，精神長存。本黨自必更團結、更堅強，而同志益奮厲，在新的領袖英勇努力之下，大陸反共革命，行將與國軍會師共進，青天白日的旗幟飄揚於全國，贏得了中興復興國時代的成功和勝利，自可斷言。本校全體師生，大部分均爲本黨同志，大家都要深切知道一個現代大學生對於學術報國應有的抱負與應盡的任務。

學生活動中心 哀悼總統 蔣公

驚悉總統 蔣公不幸崩殞，噩耗傳來，舉世同哀。此不僅爲吾中華民族棟樑之摧折，亦且人類空前之悲劇。同胞聞之，莫不痛心拊膺，泣不成聲。

總統 蔣公，早年追隨 國父從事國民革命，締造民國後，又領導東征，北伐、剿匪，抗戰諸役，功業彪炳，舉世無雙，已成民族之重心，反共之燈塔。今復國大業未成，而驟然長逝，斯乃吾中華 民國無比之損失；而自由世界頓失巨人，將益趨不穩。凡我華岡人，萬不可懷憂喪志，於哀悼之餘，更應深體總統 蔣公生前「處變不驚，莊敬自強」之明訓，不慌不亂，站在自己求學的崗位上，努力充實自己。實踐 總統遺訓，毋忘毋忽，矢勤矢勇，誓爲政府後盾。進而化悲慟爲力量，貫徹 總統遺志，精誠團結，奉行三民主義，完成復國建國偉業，此所以報 總統在天之靈也。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陳嘉陽率全體委員銜哀敬上